

理解奏鸣曲

(报告文学)

在西北电建四公司的职工中，无论找到谁，工人还是干部，都会听到这样一句话：“我们的工作虽苦，却干得舒心。”

“舒心在什么地方呢？”我苦苦思索，终于找到了它的内核。于是，我把采访镜头对准了他们公司的领导班子。

这是一个约4000人的土建公司，散布在西起玉门，东至渤海湾的十多个施工点上，象一条嵌满宝石的玉带，系在祖国的腰间。但要把这支万里长蛇阵拉开，没有三头六臂是不行的。

“我有九头十八臂。”经理风趣地说。

我们都笑了。没想到这位老穿着古板中山的朱明清经理，说话竟如此幽默。当然，也反映了他对由党委书记、副经理和工会主席组成的9人

理领导和组织生产措施的实施。

经理、书记的步调一致，带出了一班人的精诚团结和开诚布公的好风气。经理有事，喜欢找大家商量，其他成员碰上了难题，也主动向经理请示。凡经理决定的，几位副经理和其他人员都奋力去完成，不打丝毫折扣，使整个公司工作热气腾腾，红红火火，连续两年超计划完成产值、利润指标，受到上级好评。

最难的是工会主席鲁安光这个角色。他既要支持经理改革，又要维护职工利益，弄得不好，就会成为钻进风箱的老鼠——两头受气。

比如对病假者发60%的工资问题，“开始职工反响很大。我们就到群众中去作工作，宣传经理的意图主要是治那些小病大养，无病呻吟的人。又向经理如实汇报，作了些补充规定，即：每月按劳保条例有关规定，给予补贴，人人皆大欢喜。”他略为停顿了片刻，感慨地说：“我们的经理是个民主意识很强的经理，我们的意见，只要对，他总是全力支持。所以，我们的工作感到很舒服。”

舒心，并不等于没有矛盾。1988年10月份，在撤消一、三处，合并成立咸阳分公司时，各自不同的心态就反映出来了。

有的担心被合并下来的处领导不好安排。

有的怕两处条件不一，合并后会闹矛盾。

更多的人则是从工程需要出发，同意成立分公司……

会上争论激烈，会后都能按决议分头做工作。有个处副主任（正科级），平时工作不错，这次因分公司领导名额有限，要他改做分公司总务科长（副科级），不仅职务降了，而且还要降半级工资。这样的工作，按常规是很难做的。经理、书记、副经理和总工程师一起找他谈话。

“你对这次工作变动有何想法？”对方没有吭声。

沉默也是一种意见。经理、书记推心置腹地谈：“我们主要考虑你过去管过生活，对抓后勤有经验，想继续发挥你的特长……”

朋友式的交谈和坦诚的话语，激发了激情的火花，使这位副主任感动了：“领导信得过我，没啥说的，就看今后的行动吧！”他上任不久，就使总务科的工作，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

在此，我们又一次领受到“理解”的重要。

(摄影 叶祖勤)



领导班子成员在研究工作

公司领导班子是满意的。从他那得意的眼神中可以看到这一点。

四公司的领导班子中，8名大学生，1名中专生，可谓文人集中的地方，但没有“文人相轻”的陋习。在他们之间，架着一条传递心曲的热线——理解。

1987年初，由公司第一副经理升为经理的朱明清，曾当过技术员，政工干部和副总工程师，对理解的重要性体会很深。上任不久，就找党委书记朱瑞纯谈了一次。

“我挑这付担子，觉得份量不轻呢。”

“你放心大胆地干。我和党委全力配合。”

拳拳赤诚的肺腑之言，把两颗心束在一起了。经理调整公司机构，书记就主动将行政权力统统归还，留下一个党委办公室着重抓党工作，协助经理做施工过程中的思想工作，全力保证经

鞋底馍(散文)

金瑞麟

中午下班，刚进家门，已上初中的儿子就缠着我：“爸，给烙鞋底馍吧！”

“想吃鞋底馍啦？”我用惊异的目光望着身高已与我不差上下的儿子，但随即心里似乎涌进了一股热流，脑海里闪现出那逝去的拥挤的岁月……

两年多前，我们四口之家还挤居在一间仅九平方米的筒子房里，每隔一两天就要烙一次鞋底馍。所谓鞋底馍者，盖因平锅下的锅圈狭窄，故所烙之饼必须揉成长形方可置于锅圈内烘烤。久而久之，我见其形似鞋底，便戏称为“鞋底馍”。每次烙馍，常常是馍还没有烙好，两个孩子就急不可待了。我一边烙，他们一边吃，烙完后也就所剩无几了。看着两个孩子吃得那么香甜有味，我的脸上流露出欣慰的笑



刊头设计 刘靖宇
本版编辑 叶广苓

容。忘却了站讲台的困倦，改作业的辛劳，自我陶醉在甜美而幸福的氛围之中……

就在这间九平方的小筒子房里，我度过了宝贵的青春年华，步入中年。两个孩子吃着烙好的鞋底馍，也渐渐长大成人，女儿还上了大学——

改革给企业带来了生气，厂里年年建造新楼。我家也终于迎来了乔迁之喜，“鸟枪换炮”，搬进了这两室一厅的新居。房屋宽敞了，鞋底馍也懒得烙了。因为楼下几步远就是农贸市场，有卖罐罐馍和烧饼的人，就是这样一贪求起安逸来，就懒得出奇，“鞋底馍”，渐渐在我脑中淡薄了。现在孩子一要吃鞋底馍，立即触动了那行将完全消逝的记忆，还有那说不清是什么的美好情感。我买来了发酵粉，发好面团，擦试干净许久不用的平锅……

晚上刚烙好几个鞋底馍，儿子就下晚自习回家了。他一把抓过两个馍，就啃起来。但吃了几口就把馍往桌上一扔，不满地说：“爸，这馍咋不好吃啦？”“什么，不好吃啦？”我掰了一块尝了尝，其味是不

较量 (报告文学)

刘三余

①1988年10月，秋雨。

福临堡不远的铁路护坡上，呆鸟似地站着两个人，上穿着军便服的绰号叫“黄皮”，浑身精瘦的绰号叫“猴子”。



他们正窥视着东来西往的列车。

护坡下，两根锃亮的钢轨在这里拐了个大弯儿，伸向远方。

一列上行货车轰隆隆开过去。

一列下行客车轰隆隆开过去。

“有货，快走！”

“黄皮”和“猴子”同时叫起来，贪婪的眼睛直直盯着载有铝锭的货车开往宝鸡东站。

②翌日凌晨，武功车站派出所。所长周耀亭抓起话筒，两道浓眉挽成了一个疙瘩——货车发现情况！

③现场，副所长刘建平和步行6公里赶来的老民警赵明权、工人甄惠波目光相遇，生出

懊恼：近百块从车上掀下的铝锭在路基边撒得横七竖八，案犯没有了踪影。

④武功车站派出所会议室。双眼布满血丝的周所长向干警们布置任务。

⑤宝鸡某招待所一房间内。

软皮椅上坐着一近60岁的老头。其人一只胳膊，满脸凶戾。

“黄皮”、“猴子”侍立，正在听他的调遣：去宝鸡东站扒货车如此如此……

“猴子”犹豫。

独臂老头发狂：“井边打拳，剃头刀弹弦。吃咱们这碗饭的，就玩个顶

风上的武胆大！”

⑥夜，2152次货车行至常兴——绛帐车站区间。

车下，不远处蛰伏的“猴子”打开手电：三明三灭。

车上：“黄皮”等见到信号，将码得高出车边的铝锭使劲推下。

他们的这一切，没有被逃过巡道工一双锐利的眼睛。

“猴子”急急跑上，收拾、散落的40块铝锭。

“不准动！”一声嘶喝。面对一只乌黑的枪口，“猴子”乖乖举起双手。

是民警赵明权和巡道工李万勋。

根据“猴子”交代和指认，公安人员在候车室抓获了等候消息的“黄皮”、“长毛”。

⑦次日，宝鸡某招待所和大同路88号门前。

张网以待。

老板“独臂”和负责销赃的“大耳朵”出现在上述地点时，被刑警当场抓获。至此，发生在陇海线价值8万余元的三起特大铝锭货盗案件终于破获，以郭林锐为头子的盗窃团伙无一漏网。

⑧武功车站派出所。望着缴获的铝锭，周所长多少天来第一次绽出笑容。

电话铃声大作。

周所长飞快抓起话筒，两道浓眉又挽成了一个疙瘩。

(插图 田路)

春天

孙谦

春天是什么

是一股股温暖的风

是一阵阵绵绵的雨

是田野中的一抹新绿

是屋顶上咕咕叫的

小鸽子

是河滩上飞来飞去的小燕

是街道上的流行色……

春天是什么？

是你眸子中流溢的阳光

是你血脉中的涌动

是你奔跑的足迹

是印在道路上的诗行

如外边卖的罐罐馍和芝麻烧饼好吃，是馍味变啦，还是人的口味变啦？我活动了一下因烙馍而累得酸痛得脊背，说不出话来。

诗声

李下叔

心如穿着件衣裳
嘴也不是刮光身
诗肯定躲得老远，偷瞄

太阳也曾辉煌地传播热病
黑夜也曾不懈地宣传明星
学会在黑暗的角落划亮火柴
学会在阳光的大街捕捉阴影

诗跟生活一样
免不了叹息几声
呵！大白天却是好梦未醒

永远微笑却源自麻木无情
心中没有希望
眼前就没有哀伤与忠诚
胸内没有思想
脚下就没有彷徨和光荣

诗喜欢找人
心就是诗礼爱就是嫁妆



国家银质奖

如意电视机 RUYI TV

国营陕西广播电视设备厂 厂长：马新



厂址：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号信箱

电话：4456 4467 电挂：2330